

第一城·新百年

□黄正平

登高望远，风云际会。
当日月的年轮转到21世纪第三个十年，立足八千平方公里沃土，勇立潮头，踏浪前行，江海儿女正以饱满的精神，投身新时代的创新创造，绘就中国梦绚丽的南通篇章。

万里长江入海口：标示独特、优越的区位

母亲河万里长江，从青藏高原三江源一路汇合河川，不断汲取、不息腾跃，朝东朝东、向海向海。流到了最宽阔处南通，天成梦圆，从这里奔流入海。长江、黄海、东海，东方大地奏响雄壮的江与海交响。江海交汇，这是地理的标识，也是历史的缘起。那是自然的条件，也是人文的基石。河口、江口、海口，从来都是天之赐予。综观世界各地，河口、江口、海口，一般都是人类文明先行地，印度人因此而神往。山水可以作证：大自然的不断造化，孕育繁华，成就富庶。

“畴昔是州今是县，江淮之委海之端”。站在长江以北、狼山脚下，江涛拍岸、海风吹拂。长江从这里入海，多么豪迈的气势，多么雄伟的气象。

江山，如此多娇。

中国近代第一城：揭示时间、空间的辉煌

五千年文明之光在青墩典藏，千年古城随濠河流淌，百年前封建古邑上近现代化启航。这就是，江海儿女的文脉。

2002年7月26~27日，一位八旬老人穿行在南通的社区街巷，科学家的眼光洞见江海平原的又一宝库。他叫吴良镛，它叫“中国近代第一城”。吴良镛教授是中国规划大师、中国建筑大师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。

大胆假设、小心求证。科学的话题从来都是严肃的命题。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，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，规划、建设、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城市。于是我们知道，这个“第一”不是组织评选出来的，而是科学推演发现的，谓之历史的结

苦难高贵炼母心

□江本禹

老妈，你怎么不让我见你最后一面，就匆匆地离开了？离开了满堂的儿女子孙，离开了你唯一的妹妹，离开了墩台上尊重你的乡亲们。

2020年5月15日8点40分，你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我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，正在从东莞赶回家的高铁上，在列车三小时的路途中，想到你老人家92岁的风雨人生，止不住的泪水，模糊了我的眼睛。

老妈，你从小是个苦命的孩子。在你只有13岁，姨妈才5岁时，外婆因难产就去世了。当时那个黑暗的社会，缺医少药，无奈之下，外公只能依赖相信迷信，巫婆、神汉使出浑身解数也还是没有挽救两条鲜活的生命，你们两姊妹从此失去了母亲，成了没有妈的孩子。

外公为了养家糊口，长年在长江码头上做事，早出晚归，根本没时间顾及家务事。家务重担就落在你孱弱的肩膀上，做饭、缝洗衣服、挖猪菜、捡柴禾，样样能干。过了几年，姨妈也成了你的小帮手，两姊妹互相帮助，互相关心。

你生前给我们讲，个子还没有灶台高的时候，就垫两块砖，人站在砖上面做饭做菜；冬天洗衣服，小手冻得又红又肿，第二天也还是要用力搓洗；衣服破了，自己拿针线缝补…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！你尝尽了没有妈妈的苦难生活。

老妈，你的一生是劳累奔波的。1988年7月23日，刚满60岁的父亲因患脑溢血离你而去。这位参加过解放战争、广西剿匪而立功入党的老战士，退伍后在原白螺公社担任革委会主任，后来响应政府“精兵简政”的号召，解甲归田。父亲回乡之前没有从事农业劳动，很多农活都不会，是你教他学会了耕田、播种、插秧。父亲去世时，我们兄弟都已成家，你不愿增加儿女的负担，一个人又担起耕种家里十几亩农田，还有一个小妹妹未

灯下漫笔

论、现实的判断。

谁不说俺家乡好。

张謇先生一手创建“中国近代第一城”，由他引领培育的变革精神、创新精神、开明精神、包容精神、开放精神滋养了江海大地，至今还是城市的文化财富。我们从历史中走来，文脉融合血脉，深思现实意义上的未来。

爱江爱海爱南通：宣示充沛、恒久的情怀

爱人爱自然，爱水爱江海。爱，莫如说是人类最伟大的情感。

日出江花，红似火。奔涌的大江，是我们对祖国绵绵不绝的胸怀。

潮平海面，蓝透天。辽阔的大海，是我们对世界追逐不停的雄心。

从来没有救世主，自己的事情自己扛。身处国家战略高地，江海儿女勇立潮头、冲浪前行。这便是对家乡的深爱，对江山的浓情。

历史因为创造而荣耀，现实因为激情而澎湃。站在两个“一百年”的历史交汇点，争当第一、勇闯唯一，成为江海大地后浪推前浪的潮流。

地有狼山，人有狼性。“狼山对于长江，是欢送，是告别，它要归结一下万里长江的不羁野性，因而把自己的名字也喊得粗鲁非凡。”

合着江与海的潮，激荡创新与创业的潮。

浪花千尺育英雄，勇立潮头，竟显江海儿女自然本色。

城市空间的区位，万里长江入海口；史上曾经的辉煌，中国近代第一城。如果说，前者是自然特色、自然优势，那后者就是人文特色、人文优势。而爱江爱海爱南通，是人们亘古不变的情怀。

江风海韵，美好南通。

我们从万里长江入海口再出发，铭记昔日“中国近代第一城”成就，创造爱江爱海爱南通新的百年辉煌。

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

巨人的声音再次响彻江海交汇处，我们踏歌而行，向世界张开怀抱。

心窗片羽

出嫁的重担。

为了贴补家用，你年过花甲，在冬闲时还到外面打零工，去村里的塑料厂剪蛇皮袋，手磨起了血泡，水泥灰沾到磨破的皮肤内钻心的疼。我说：“老妈，你明天不去了，不行吗？”“我们家境不好，你父亲治病欠下了债，你们的孩子都还小，负担也重，能挣一点是一点。”为了一天几元钱的报酬，第二天又去了工地，整整一个冬天，你用自己的血汗换来了一百多元工钱。

2008年8月，大哥病重，在湖南岳阳医院动了几次手术，你整天担心得吃不好睡不着。这年你80岁了，还要坐轮渡、过长江、乘大巴去医院看望。后来大哥出院了，你每天拄着拐杖陪伴他身旁，倒茶递药，熬汤煮粥，整整侍候了两个月，最后癌症这个可恶的病魔还是夺去了大哥的生命。

你失去了长子，我们失去了大哥，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，你悲痛欲绝，天天以泪洗面，这种“白发人送黑发人”的打击和痛苦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

老妈，村上的乡邻都非常敬重你，都说你为人和善，处事清白，从不说张家长李家短，即使90多岁了也记忆清晰，一点也不糊涂。你生病期间，村里人络绎不绝，几次三番来到病床前探望。平常还有一些邻居给你送茶送菜。你用自己的为人处世赢得了大家的尊重，体现了一位平凡母亲的人品和人生的价值。

你的晚年是幸福的。儿孙们都已成家立业，四世同堂，享尽天伦之乐，过上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。可我还不曾来得及报答你的养育之恩，你就匆匆离去。2004年我们一家去了东莞，这些年，是二哥、姐姐和两个妹妹照料你。16年了，每年正月回来我们母子只是短暂相聚。我没有常回家看看，也没有好好陪伴你，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，这种自责和内疚萦绕在心中无法抹去。老妈，请安息吧！



伴日

陈顺源

一条河流丽一座城

——读赵明远先生“方志江苏”独家发表《无濠河，不南通！》一文

□商易

远古的先人委托日月星辰 不断催促

厚植城市的包容底色

天涯地角凸现一座城 濠河是游弋的群山

初期的居民嘱咐风霜雪雨 拾举城市的汇通光芒

轮番撮合 长江与东海汇出一条河

濠河彻夜照亮南通 学习借鉴苏州“三大法宝”

濠河流淌敢为人先的激情

倾囊助力南通只争朝夕 抗击防控疫情

长江与东海汇出一条河 全方位打造“强富美高”

这座中国近代第一城 所有的家园

现今姓南名通 总得传有一条自信自强的河

字静海、号崇川、别名张謇 无数的故乡

携那条至今被昵称为濠的河 需要开挖一条特立独行的河

让唇齿相依的刹那

厮守绵延不绝的惊鸿

回望濠河的初心

护城早已长达千年开外

濠河是移动的草原

博物苑奇妙夜

□健全

5月18日是世界博物馆日。晚上，我于新华云端上了“心如花木，向阳而生——南通博物苑奇妙夜致敬白衣天使”的专场活动，意犹未尽，与妻子又走进博物苑。

由南门进入新馆，随着主播直奔二楼的《江南生活美学展》。据介绍，这个送到“家门口”的展览难得一遇，是浙江省博物馆2018年推出的原创性境外巡展项目，以“琴棋书画、诗酒花茶”为主线，分“香”“闻”“味”“意”四个单元，展示中国江南古代的风雅生活。

起首，元代赵孟頫的鸿篇巨制《吴兴赋》便是惊艳。细看此书，正行相间，时参草书，越往后段草书较多，越有渐入胜境的意趣。点画雅致，体势舒展，章法整饬，神气一贯。整个手卷结构谨严，用笔圆流转美，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唯美气息，优雅的文士风范与理性的技巧规范完美地结合。另外，书案上罗列的文房用品，不管是西泠印社端砚及松烟墨，还是台湾红榉木随形笔筒、黄连木香插，以及三峰笔架等，也样样清隽可人。

随着人群往前走，“静院轩窗夕对棋”的棋枰南边，人眼的还有件文房用品——元龙泉窑青瓷舟形砚滴。其造型为一叶扁舟，船舱内二人端坐闲话，舱外一位穿着蓑衣的船夫正攀爬篷顶，欲取上面的斗笠。人物形象静中有动，动中寓静，惟妙惟肖，漾着一股静谧的乡野气息。虽说是现代复制品，但在柔和的灯光下，那粉青的肥厚釉色却也宝光莹润，油然而生古意。

不几步，一枝红艳露凝香。净几上，沉香、檀香、乳香、丁香、麝香、豆蔻、龙脑等琳琅满目。尽管香料密封盒中，但闻讲解对香道的娓娓道来，从南朝人谢惠连《雪赋》中的“燎熏炉兮炳明烛，酌桂酒兮扬清曲”，到唐人“闲坐烧香印，满户松柏气”，及至宋人“梦断午窗花影转，小炉犹有睡时烟”“却挂小帘钩，一缕炉烟袅”，暗香似乎，能不教人心清闻妙香？

“宋人笔记《梦粱录》记载‘烧香点茶，挂画插花，四般闲事，不宜累家’，点出了宋人雅致生活的四事，而今这里都有展示……”边走边看边听解说，古今相照，不亦乐乎。不过，感觉更妙的是，今晚除了古琴、焚香、茶道、花艺等静态展览，恰遇妻子熟识的元春茶社郭树红，以及早年桃坞路口花店的成建平现场

芬芳一叶

献艺，无疑多了份惊喜、体验。

茶中有世界，茶中有人生。盖因世界首个“茶日”大后天就到，雅致的茶席前，围观的茶人多矣，甚而席地品啜者有之。“一碗喉润润，二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，唯有文字五千卷……”不承想，就在明前茶的香气袅袅中，有个小女孩即兴诵读起卢仝的《七碗茶诗》。

一盏清茶一撮花，随后又至《风雅江南——常熟博物馆藏文房珍玩展》。前言有言：元明时期，江南吴地逐渐成为一个文化艺术繁荣之圣地。文人雅士多聚集于此，他们能诗文、擅书画、好收藏、精鉴赏、筑园圃、筵宾客，品茗、玩古、唱和、雅集……这种生活在当时被称为“吴趣”。不由想起，早岁曾于常熟、苏州求学过的父亲就常赞叹“吴下琴川古有名”，津津乐道虞山兴福寺、言子墓、昭明太子读书台等的胜迹，还有藏书楼铁琴铜剑楼什么的。

细看陈设的案头雅玩，果真“吴趣”盎然。且不说大名头的明代赵忠毅公铁如意，还是董其昌书法竹刻臂搁，抑或沈石友旧藏吴昌硕铭神骥图端砚那么劲秀，古媚，单是一只名不见经传的清代青花釉里红笔洗，便漾着笔墨遗存的文人气息。其圆口，直壁，内外施白釉，口沿一周以青花釉里红描绘了远山近水、苍松古柏、读书畅谈、泛舟湖上。加之画面呈现出青花的不同色阶、釉里红发色纯正，真是美极了。

再瞻“帝师的书房”。宋徽宗赵佶的一幅《听琴图》下，清同治、光绪二代帝师翁同龢所用的毛笔，明代瑞兽铜书镇、龙泉窑青釉竹节纹三足瓷炉，清代书卷形端砚、炉钧釉瓷水盂、白釉荷叶形瓷笔掭、竹如意等等，又怎一个雅字了得！

最有意思的，莫过静静相对《听琴图》时，泠泠古琴声起。“琅然清圆，谁弹响？”原来，小幽窗下，是梅庵琴派传承人的倪歌抚琴演奏起了《祝福颂》。想起来，前年5月，也是在这里举办的“琴心交契——中日古琴文化民间交流展”、博物馆日活动时，聆听过她的《捣衣》《梅花三弄》等几首经典琴曲，清音惟妙赏。因了目下“虞山清风”的独特空间，那潺潺素琴声拂过清风，愈发深沉悠扬起来。想来，这正应了陈继儒在《小幽窗记》中所言“况乃枕琴夜奏，逸韵更远”吧。

临别新馆，习以清风，望窗外天远云闲，月上林梢，好一个奇妙的博物苑之夜。唯恨笔拙，一晚美的享受，“怡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说”。